地方依恋理论视阈下乡村景观设计的情感维度与策略研究——以延安梁家河村为例

王文佳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5

摘　要：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乡村景观设计正从单纯的空间美化转向对地方情感关系的深层关怀，但情感维度的缺失与表达失语仍是普遍困境。地方依恋理论为系统把握人地情感纽带提供了关键视角，然而其向景观设计语言的转化路径尚不明晰。本研究以兼具红色记忆与知青文化积淀的延安梁家河村为典型案例，聚焦如何识别并转译乡村景观中的情感维度这一核心问题。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收集田野资料，提出情感叙事性设计的转化框架，并从符号凝练、情境维系与共创介入三个向度形成针对性的景观设计策略。

关键词：地方依恋；情感维度；乡村景观设计

引言

本研究以地方依恋理论为框架，审视乡村景观设计情感维度，以延安梁家河村为例探索景观营造与情感重构关联。在快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景观向地方意义重塑转型，但设计实践对村民与返乡群体情感需求关注不足，导致景观同质化等问题。研究核心目的剖析地方依恋理论核心维度，转化为乡村景观设计概念体系，搭建情感导向分析框架；以梁家河村为实证，识别其景观空间情感资源与依恋类型，揭示知青文化等对地方情感依附的塑造；基于调查分析，提炼激活并强化地方依恋的景观设计策略，为同类乡村景观规划提供情感转化路径。理论上，研究突破传统局限，引入情感维度，深化人和地情感关系理论，推动地方依恋理论跨学科迁移，明确相关概念测度与设计回应方式。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地方依恋理论植根于环境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描述了个体与特定场所之间基于情感、认知与实践的联结。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与雷尔夫的“地方感”奠定了理论基础，而 Scannell 与 Gifford 提出的“人—过程—地方”三元框架则明确了情感在依恋过程中的核心地位[1]。近五年来，该理论在中国乡村景观设计领域迅速发展，情感维度被赋予了更精确的操作定义。张良泉等学者分析地方依恋是驱动游客重游的重要因素，地方依恋对游客重游行为的影响机制[2]。谢冶凤系统综述则指出，旅游者在使用文化服务过程中的具身体验、联想精神、信息流动、负面情感，且这些意义影响着使用客体功能的发挥[3]。

当前，延安梁家河村作为一个兼具传统窑洞聚落、知青文化与红色地标等多重意义的特殊案例，已在乡村振兴与红色旅游研究中被反复探讨。然而，从地方依恋的情感维度出发，系统探究其景观设计如何有意识地激发、维系并表达村民与游客情感联结的研究，仍相对薄弱。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从地方依恋理论视角出发，将乡村景观设计从空间营造拓展至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结，聚焦情感维度的构成、表征与转化机制。以延安梁家河村为实证对象，梳理核心概念在乡村语境的适用边界，厘清乡土景观要素催生地方情感的方式，提炼四重情感维度并操作化为分析构面。围绕梁家河村特色，考察典型节点，探察不同代际群体情感体验差异，识别乡土符号变化逻辑，诊断景观设置情感表达问题。基于此，提出叙事引导的景观序列组织、肌理延续的乡土空间修补、柔性介入的公共空间共创策略，构建“可阅读的景观”标识体系，让乡村景观成为情感场域。

3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整合

本文旨在梳理地方依恋理论核心内涵与乡村景观设计情感维度，构建二者整合的分析框架，为延安梁家河村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地方依恋概念源于人文地理学与环境心理学，指个体与特定场所基于情感、认知与实践形成的积极联结，经典结构含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维度。

地方依赖强调场所对个体功能性需求的满足，地方认同指向个体对场所的深层心理融入。在乡村语境中，该理论延展出地方情感、地方根植性和社会纽带等维度，使地方依恋成为动态的社会到空间建构过程。乡村景观设计的情感维度从设计学视角呼应这一理论，涵盖

感官体验唤醒的即时情绪、场所叙事激发的情感共鸣、长期浸润形成的家园依恋三个递进层次。

4 延安梁家河村地方性特征与景观现状解读

4.1 梁家河村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文脉

梁家河村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东南，地处黄土高原腹地丘陵沟壑区，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降水集中且年际变率大。村庄背山面沟，窑洞院落与黄土相融，形成聚落肌理。梁家河水从村前淌过，是村民命脉，滋润坝地和台田。四周山峁上耐旱植被与黄土交织。这种地理环境使村民对土地既依赖又敬畏，窑洞、梯田、土路承载着经验记忆，是地方依恋的物质锚点。

梁家河村历史文脉深厚。作为陕北传统村落，先民在此扎根，积淀农耕生计与乡风民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来到梁家河，1969—1975 年，青年习近平在此插队七年，与村民同劳动，带领群众建设。这段经历将个体成长与村庄记忆融合，使梁家河成为情感载体。知青旧居等成为地方记忆档案，唤起乡愁与认同。历史层积与自然山水构成象征场所，使地方依恋升华为文化归属，为乡村景观情感维度建构提供文脉支点。

4.2 梁家河村景观资源的情感承载现状

在聚落建筑与场所空间的维度上，知青旧居与村史馆构成了情感记忆的两处核心锚点。窑洞承载着生存智慧与归属感，而知青旧居则激发出代际间的共情与文化认同——正是这种复合的情感配置，使梁家河上升为具有感召力的情感地标。转入文化符号与仪式空间层面，村落的公共场域维系着情感交往与集体认同，日常交往活动所积淀的地方依恋以社会网络为基底，这构成了景观设计维系乡土情感韧性的关键环节。然而，梁家河村景观资源的情感承载正面临现实挑战，乡村旅游在空间使用上对原住民生活形成挤压，年轻一代对传统景观的情感认同呈现出代际递减态势。如何在活化利用中守住情感的本真性，怎样平衡“家园”与“展场”两种功能之间的张力，是延续地方依恋必须正视的逻辑难题。这些景观资源既是凝固的历史，也是持续流动的情感，需要在动态保护与适应性再利用中被反复感知、重新定义。

4.3 基于地方依恋的景观感知调查与分析

此次调查综合了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与问卷，试图回应不同群体如何在地方依赖、认同与情感这三个层次上，投射其对梁家河景观的意象。

调查所揭示的，是一幅情感分层与记忆叠合的图景。在地方依赖这一更偏功能的维度上，差异最为直观：本地居民对那片生产性景观始终怀有强烈的功能性依恋，其评价强度远超外来游客。游客对景观的依赖则更多转向其休憩、怀旧乃至某种“精神充电”的功能。这说明，不同群体所“依赖”的对象，虽共处同一空间，却并非同一种景观。伴随依赖的是更深层的价值认同，在此，标志性景观节点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激发的价值归属感覆盖了不同代际。

5 梁家河村景观地方依恋情感维度的构成与表征

5.1 红色记忆与精神符号

地方依恋理论指出，地方在人与环境互动中被赋予情感意义，“地方认同”是核心维度，关乎人对地方象征意义与自我身份的一致性判断，通过记忆、价值与符号形成精神归属。延安梁家河村，知青岁月的红色记忆是精神内核，空间与物件升华为符号系统，成为景观地方认同的情感锚点。

梁家河村以乡土景观为载体进行红色记忆的日常叙事。知青旧居等农耕痕迹被赋予价值与隐喻，对老一代村民是艰苦岁月见证，对外来参观者和返乡青年是情感共鸣媒介，唤起的关联性情感是地方认同扎根的深层机制。

5.2 乡土功能与生活支撑

地方依恋理论将人与特定场所的情感联结分为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在梁家河村，这种依赖体现在村民日常生计与生活文化支撑体系上，乡土地景观是生活支撑系统，村民对土地的情感源于物质供给。

乡土景观的功能并不止于提供物质空间；它本身就是社会生计的支撑系统。以梁家河为例，人们获取与管理水资源的方式，构成了景观功能网络的另一条核心线索。聚落能否发展，取决于水源的可靠性——知青与村民合力开凿的那口深井，其意义正在于此。那里便成了一处承载集体记忆的公共功能场所。村民对这类景观要素的依赖，也便自然地附着了一层社会内涵。

5.3 乡愁体验与根植情结

地方依恋理论揭示了人与特定场所之间那条情感纽带。在乡村景观中，这条纽带的核心由乡愁体验与根植情结构成。根植情结则更深一层，它意味着个体潜意识里将自己当作地方的一部分，由此生出归属与身份认同。梁家河村的情形刚好印证了这点。对知青群体而言，窑洞等景观慰藉了他们的乡愁，使其情感得以重新“扎根”；而对原乡民来说，景观早已内化为其生命秩序的一部分。当知青重返故地，双方基于同一片土地的情感便产生了共振。

景观设计若想唤醒并强化这类情感，就不能止步于

视觉的美化，而必须深掘场所精神，并对叙事进行重构。梁家河的设计策略，正是从物的纪实转向了情的活化，在乡村景观中营造乡愁与根植情结，本质上是在为情感赋形，并促成其循环。梁家河这个地方，同时容纳了离乡者与守乡者的情感投射。好的景观设计，就是守住那份质朴，留住故事的温度，最终让景观成为“家”的象征。

5.4 仪式实践与主动营造

在地方依恋的理论视阈下，延安梁家河村的景观既是物质栖居地，也是一个情感意义不断凝结与再生产的场域。景观地方行为，作为人地情感纽带的外显，由仪式实践与主动营造这两个互构的维度表现出来，它将抽象的乡土情感转化为具体的日常肌理，使梁家河升华为一处精神地标。

一是仪式实践。这是景观地方行为的核心，借助重复性的身体参与和象征性场景的激活，来夯实村民及外来者与这片土地的情感联结。二是主动营造。它体现的是村民对景观环境的情感投射与创造性改造，表达出一种从“地方依赖”向“地方建构”的转向。早年间淤地坝的建设，是一种自主劳动，将人的情感锚定在了土地上；后续乡村记忆馆的设计、沿河步道旁的植物补植，则是多方协商的结果，融入了村民自己的选择，让景观成了居民情感的延伸。这些微观的营造行为，刻画着乡愁与集体愿景，实现了情感的某种跨越。

6 地方依恋导向的梁家河村景观设计策略

6.1 景观叙事与时空拼贴

在地方依恋理论的框架下，乡村景观是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的载体。景观叙事，需要提炼并串联起梁家河村的记忆线索。其一是激活知青的记忆层，依托具体空间载体，进行情境化修复，并结合口述音频与图文装置，产生情感上的黏性；其二是关注农耕记忆层，将黄土高原等元素纳入叙事；其三则是重视家园记忆层，保留村口老槐树及其周边环境，维持那些自发的日常行为，为地方认同注入真实的温度。让属于不同年代的物理痕迹并置、叠合，乃至对话。

6.2 日常参与和生活剧场

在地方依恋的生成机制里，功能的持续运作是情感得以扎根的根基。当乡村景观承载了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时，空间便会转化为情感的容器。梁家河村功能扎根策略的核心，就是让景观保持一种可参与、可感知的日常属性，使其成为一个“生活剧场”。营造这个剧场，首先要保护日常生活场景的完整性，延续其功能性。梁家河的梯田、打谷场，都不是静态的布景，而是活态的生产系统。其次，深度建构日常参与机制，通过空间设计来激发一种沉浸式的身体“共在”。

6.3 多感官体验与仪式空间

乡村景观设计想要激活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结，需要让情感活化回归到身体与场所的深度互动之中。梁家河村若要催化出地方依恋，从多感官体验与仪式空间营建这两处入手。多感官体验的设计，这要求对五感元素进行综合设计，使之形成复合的通感，从而加深人对地方的依赖。梁家河村拥有多处潜在的仪式场域，景观设计可以依此建构一条叙事轴线，在整个过程中，社群赋权扮演着将乡愁转为持久动能的角色。梁家河的景观营造，让村民唱主角，规划师和村“两委”采用“院落板凳会”这类柔性参与方式。这种共同缔造生出的情感能量，还需长效的地方治理机制来涵养。梁家河村将景观维护与村级议事协商制度衔接起来，成立“景观共管小组”，记录和跟踪村民对景观的情感反馈。个体对家的深情，升华为集体对家园的责任。在这里，村民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心理跃迁。景观因此超越了物质实体，成为一个有情感的生命体。这套策略使乡村景观成为一部活态的记忆之书，使当地居民与外来者都能将对梁家河的情感依恋，最终内化为稳固的归属感。

结束语

本研究用地方依恋理论剖析延安梁家河村乡村景观情感维度与设计策略，但存在局限。案例选取上，梁家河村有特殊情感基底，结论向其他乡村推广适用性待检验，制约研究普适性。方法上，情感维度信息采集依赖质性手段，有主观阐释偏差，缺乏标准化量表测度与量化模型，无法揭示精确因果关系。调研样本集中于村民与少量村干部，未完整呈现情感主体多元性，对情感张力探讨不充分。研究侧重共时性分析，缺历时性追踪，策略时间适配性需长周期检验。

参考文献

[1] 张良泉,唐文跃,李燕琴.地方依恋对红色旅游地游客重游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韶山风景区为例[J].旅游论坛,2021,14(6):134-144.

[2] 谢冶凤,纪凤仪,钟林生等.旅游者使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过程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J].生态学报,2025,45(2):525-538.

[3] 刘滨谊,王强.景观多维感受及其流变评价研究前沿[J].中国园林,2026,42(1):107-114.